



寻找心灵的远方

——读著名作家陈斌先的《憩园》有感

■ 寿县 鹏子

诗和远方，不仅仅是文人墨客们追求的圣境，也是当今很多普通人寻找和向往的心灵之处。今年第三期《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陈斌先的长篇小说《憩园》，作家陈斌先就是用诗意的文笔描写和禅境的对话场景设计，让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围绕着诗意的砚山与寒潭，展开了一场情感、爱情与商业的纠葛，揭示了几个小人物在面对利益方面，每个人所表现出人性的善良、无奈和扭曲的变奏曲。

其实，这部长篇小说出现的人物并不多，但在莫先生、文璟、句一斤和水月几个关键人物的个性展现都血肉饱满，这是作家精心雕琢这几个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善良、无奈和品德。在整部小说的场景中，砚山与寒潭是一个整体、主线，也是象征着一种心灵上的“圣地”，仿佛是一幅简洁、淡雅的水墨画。其后的故事，围绕着隐士、世外高人莫先生与因开发砚山别墅群而暴富的企业家句一斤和句一斤送其手下文璟一套别墅的家里小酌开始，逐步拉开了这些人物的线条，丰富了砚山与寒潭的水墨层次。

这些人，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变迁之后，能够找到他们心中的诗和远方吗？

对于莫先生，作家渲染的笔墨很多，也很奇异。当然，这是将莫先生置于一位隐士的角度，所谓“大隐隐于市”。古人对于隐士的标准，可以说是很苛刻的。首先，隐士是知识分子，是“士”阶层的成员之一，而莫先生不属于“士”的阶层，他只是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不过，莫先生是一个追求自由、有着相当智慧与渊博学识、从内心出发不愿入仕的隐居者，可以算是一位隐士吧。莫先生不仅仅是一个隐士的面目，他还是一个能够洞察商机和战略定位的世外高人，同时又是一个可以穿透每个人灵魂深处秘密的智者，并常常为之给予提醒、旁击，而不明言，让你自己去悟、去思考！

小说的开篇，把莫先生的闪亮登场，写得极尽诗意和禅境。写到莫先生认为“鞍子山实乃砚山，砚山有墨，汪着灵气……砚山有名无名都是好去处。”这是莫先生作为高人对于砚山的高度定位，是一处幽境，一处可以产生巨大商业价值的场所。作家如此描写砚山的寓意，也是耐人寻味。砚山的中间是一泓冰凉的潭水，在莫先生的眼中，寒潭分明是砚山的一块墨锭。这个作家极力营造的画面，也正是莫先生的赏识和战略定位，才使商人句一斤捕捉到了这个巨大商业信息并冲上去，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句一斤，在电影院当放映员多年，后下海经商，他以商人的敏锐眼光

看准了砚山的巨大商业价值，四处筹措资金拍下了砚山别墅群项目。由此，句一斤终于成为因开发砚山别墅群而暴富的企业家，这也使他对莫先生的高人智慧，而对莫先生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和膜拜。

从莫先生去赴因开发砚山别墅群而发财的句一斤送其手下文璟一套别墅的家里小酌起笔，其诗意的语言、妙趣的场景和禅境的塑造及对话中的一些不经意而又灵感一现的描写，使小说进入了一个诗意而又哲学的境界。莫先生，是此篇小说的灵魂人物。

其实，莫先生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早年因为家庭出身，在那个年代受尽苦难，他的同学妻子不顾家人和社会反对而与之连理，他因为好意为使其妻能够再找个好人家，因言语伤害致使其妻投河，这让莫先生终身悔恨、自责，痛不欲生。故此，他跑到山野生活来惩罚自己。期间，他救了一个在山野遇险的武当山道士，俩人成了好友，并从道士身上学到了很多学问。莫先生，也是个读了很多书的人。所以，当年句一斤因为项目去请教武当山道长时，道长就是曾经被莫先生救了的道士。道长就向句一斤推荐了莫先生，这也是缘由。

于是，莫先生就与句一斤扯上了关系。作为隐士的莫先生，虽然隐居山野，为了句一斤，算是“出世”了。这当然不是他的初衷，也可以说他与句一斤是一种机缘，或者是一份道义上的帮助，不足为虑。但莫先生并不喜欢句一斤，不仅仅句一斤是个商人。句一斤是小说中最为荒诞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商人，与早期一些开发商致富的企业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他的荒诞不是因商而富。

我个人认为《憩园》是写了3个男人与1个女人的故事，即莫先生、文璟、句一斤和水月。水月，就是著名庐剧演员水月。应该说水月是作家陈斌先先生在此篇小说中刻意突出的一个隐喻表达或暗示，也许是代表一种精神方向的爱情和人格的诉求。在当今社会的纷乱时期，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方向上，都或多或少地丢失了很多纯粹的过往和曾经的纯净心态，物质的需求和欲望已经成为现实中的主要部分，难以割舍，更是无法拒绝。

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的诗意场景的搭建与禅境对话叙述的相互融合，让小说读起来有了诗意的美好和境界的延伸，也使小说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和况味的体验，对读者自己也会起到一种深思和生活的借鉴。当然，这些是与作家陈斌先小说长期坚持写一些诗作有关。

心灵时光的秘境

读《普鲁旺斯的一年》

■ 合肥 董地轴

一栋农舍，一片葡萄园，一颗逃离都市的灵魂，英国人彼得梅尔就是这样开始在普罗旺斯寻觅安宁的日日夜夜。白日享受暖阳，夜晚聆听虫吟，品尝美食美酒，结交农人工匠，适应乡里乡俗。四季流转中，舒缓山居生活，涤荡浮躁，沉淀快乐，成了园中一颗无所欲求心满意足的蔬菜。他用雅致而幽默的文字，在《普鲁旺斯的一年》中记下这十二个月的自在和喜悦，引领无数焦灼的心灵驻足于一种叫安享时光的幸福之中。

普鲁旺斯，这里曾孕育了法国游吟诗人，诞生了塞尚，滋养过凡高，抚慰过毕加索……直到彼得梅尔的到来，它才揭开朦胧的面纱，成为一个令人口中泛甜、鼻际萦香的名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彼得梅尔厌倦了都市写字楼的繁忙与浮华，携妻及爱犬告别了雾气迷蒙的伦敦，隐居到了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那里阳光明媚、天色蔚蓝，他们购置了一座古宅，学法文，向过去的一切说再见，悠闲自得地生活，并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彼得梅尔认为，在乡间，邻居的意义远非城市。住在伦敦或纽约的公寓里，即使一墙之隔的邻居相距不过六英尺，可能一年都不说一两句话。可是在乡间，最近的邻居离你都有几百米，却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你，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彼得梅尔笔下，普罗旺斯不仅是地域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长期在拥挤、繁忙、喧嚣、竞争、压力中生活的都市人，获得许多物质的享受，却在不经意间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和宁静的生活。有了钱、有了地位，头顶却少了明媚清澈的阳光，内心更少了一份随心所欲的潇洒与宁静。即使是“有钱有闲”去旅游观光，恐怕也是像一群被赶的鸭子，走马观花，行色匆匆。彼得梅尔从容地告诫看似充实实际压力重重的都市一族，学会幸福地逃避。

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就能品尝到那精美的面包和酒，感觉到阳光和微风。一杯美酒，一把舒服的椅子，聆听质朴时光的潺潺流淌，这里放眼是葡萄树和山峦，生活朴素平淡。在这里，买橄榄油、采樱桃、找松露，都是大事。寻找美食，是生活，甚至是生命的重心。一个老农，一个工人，都饶有趣味。在这里你可以逃离都市喧嚣，享受慵懒与随意，做个春夏秋冬四季时间的盗贼！

春天里，山间的田鼠要比现代气象卫星还要准确地显现着季节的变换，农夫们开始忙碌，屋外杏花开始争奇斗艳，白昼也变长了，黄昏里的晚霞常常被夕阳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宛如在天空中绽放出层层波浪。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旺盛斗志迎接着春天，仿佛大

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渐渐地，樱桃开始红了，葡萄藤也覆盖上了喜人的嫩绿色新叶，不再是冬天的枯朽模样。远山青苍柔婉，如一条翠绿色的腰带，悬挂在天边。轮子在地面摩擦出有规律的声响，载着我们从一丛丛迷迭香、薰衣草或是里香的气味中飘过。

夏日，地面在酷暑下开始出现龟裂，草木也放弃了继续生长的尝试。漫漫长日，往往只听见屋外的蝉鸣和花间蜜蜂的低吟，此外便是泳池中水花四溅的声音。这是一个适合遁入泳池，攀上吊床，或读一本轻松读物的下午。此刻，连时光的流动，似乎都是轻缓慵懒的。普罗旺斯每年的夏日都是以这种杂乱无章的方式开始的。马路上不再塞车，餐厅也将不再人满为患。

秋天，普鲁旺斯的乡下是葡萄丰收的季节。空气显得格外的清新。山谷的居民也甩去夏日的困顿，开始着手打理一年间最主要的事业。每天早晨，我们都能够在各处的葡萄园看到果农们沿着整齐排列的葡萄藤查看满山遍野饱满多汁的葡萄。白天暖得可以下水游泳，夜晚却又凉得需要生起炉火。终于有一天，普罗旺斯以其典型的狂放方式结束了这种时冷时热的现象。在一夜的睡梦中，大自然完成了季节的转换。

几把椅子，几张能够写字的纸，几杯酒，几棵树，几野薰衣草……这是普罗旺斯；乡村集市贩卖的新鲜食物、偏远乡野的空旷纯净、昏暗的土耳其浴室、村里恶作剧般的滚球比赛、采摘葡萄时候的下蹲剪枝，起身掐拧……这是普罗旺斯；斑斓青葱的树林，朴素的陌生人放松的微笑，空气里没有雕琢修饰过的味道……这是普罗旺斯；鲜活的劳作、鲜活的心态、鲜活的日子……这是普罗旺斯；一丝青草、一丝泥土气息、一抹似有似无的乡愁……这就是普罗旺斯。

……

彼得梅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酣畅闲适的田园画卷，让只知焦灼烦闷无处发泄纾解的心灵能在他的文字里找个缝隙轻松透口气，跟着他吃大餐，喝美酒，散散步聊聊天，见识见识法国农民的率性随意，跟着他爱怎么挥霍时间就怎么挥霍。今天去找知名葡萄酒，明天去采购橄榄油，后天去面包店……像园里的蔬菜无所欲求。普罗旺斯在其笔下成了轻松、无忧、闲适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读着他的书就会想，哪一天，我也要摺下目前的生活和工作，到那里去“躲”上一阵子，用那种闲散的情调在薰衣草紫色的田野中随风轻舞……即便暂时去不了那个美妙的地中海小城，在文字间给忙碌的身心营造个安定平和的空间，也便心安了。

